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菴續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周　鈖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續集卷四

宋 朱子 撰

書

與趙昌甫

罪戾之餘物色未已不知何以見惡如此之深甚可笑也近讀經書不得却看些古文章識得古人用意處然亦覺轉喉觸諱不敢下筆注解但時發一笑耳

來書所喻似皆未切事情已細與長孺言之後有的便

渠必一一奉報要之今日只可謹之又謹畏之又畏不可以目下少寛便自舒肆況所謂少寛者又已激而更甚乎黄乃以力賛建中而去前已去者將有復來之漸其繼之者與儲以待次者又不定不入若非上心慨然開悟發明善類未有少安之望也千萬與諸伯仲深晉此意敬恭朝夕安以俟之區區不勝真切之望也昨日得王譓仲書亦如履常所料葢遠方未見近報耳向讀學易集見其當紹聖元符之際愁居懾處之狀令人傷

歎不意今日乃見此境界究在目前試取一觀亦足以為法也

少時見呂紫微與人書說交遊中時復抽了一兩人令人驚懼當時不理會得今乃親見此境界也斯遠聞其喪偶不知果然否經年不得渠書想亦畏偽學汚染也

李白詩多說此事惜不能盡曉粗窺端緒亦不暇入靜行持但玩其言猶是漢末文字可愛其言存神內照者亦隨時隨處可下工夫未必無益於養病也

已草挂冠之牘開歳即上計較平生已為僥幸獨恨為學不力有愧初心著書未成不無遺憾耳因便寓此少致問訊之意政遠千萬戒詩止酒以時自愛眷集均慶

答江隱君

每承諄切之誨若將挈而寘諸聖賢之域顧愚昧未知所以仰稱期待教督之意而又未得親奉指畫於前其為向仰不勝此心之拳拳

别紙所喻汪洋博大不可涯涘仰見所造之深所養之

備縱横貫穿上下馳騁無所窮竭底滯雖若某之蒙昧誠不足以語此亦已昭然若發蒙矣幸甚幸甚然竊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驗之其大致規模不能有異獨於其間語夫進修節序之緩急先後則或未同蓋某之所聞以為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天理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舉目無不在焉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别其是非究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容有

次序而一理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晝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至於支葉生實不至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凡此與來教所謂傷時痛俗急於自反且欲會通其旨要以為駐足之地者其本末指意似若不同故前後反復之言率多違異而語其所詣之極則又不敢以為不同

也姑論其大槩異同之端以為求教之目其他由折不敢執着言語以取再三之瀆要之非得面承不能究此心之所欲言也

伏辱墜教所以訓督孜孜不倦有加於昔顧惟庸昧重勞提耳既感且愧不知所以為謝也

始者獻疑亦非敢以所示大旨為不然但疑精義入神一句文義或不如此恐如所論則義以方外之一節似少功用耳及蒙垂喻再三每加精察讀之恍然自失於

直截根源處更無纖芥可疑只是精義入神一句依前未免扭揑愚謂大體已是正當即不須强以此句說合費多少心力言語於道體無所發明於文理反有所累其竊終疑之願平心以觀聖人立言之意當信其非敢妄言而此句工夫自有所謂不但如來喻所指而已抵於文詞又迫私冗來使不能久駐然此非難知以吾丈高明尤不難見若無義以方外一節即儒者與異端又何異乎此似未易以內外隅截看也前書别紙變化機

要二者之分亦非愚妄所曉竊意聖賢之言則一而見之淺深在學者所證本非有預如此分別也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先生令讀論語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讀可也此語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没可說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無窮令人說得來驚天動地非無捷徑可喜只是味短與此殊不倫矣且看論語中一句一字孰有非要切之言者若學者體會履踐得皆是性分內緊切懋實事便從此反本還

源心與理一夫豈有剩法哉若如吾文所謂變化者則聖賢之門無有是也其莊老竺學之緒餘乎反復以思未見其可大抵聖門立言制行自有規矩非意所造乃義理之本然也故日用之間内主於敬而行於義義不擇則不精不精則雖其大體不離於道而言行或流於詭妄則亦與道離而不自知矣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而孟子養浩然之氣亦必曰是集義所生者不識此為對仁之義乎為精微之義若來喻所云乎且對仁

之義亦何以知其不精微也但大傳中精字之義不如此耳

前幅所陳謬妄不中理之言必多益未敢以為是而求正於左右切望指教區區之病正坐執滯於文字言語之間未能脱然有貫通處其於道體固患夫若存若亡而未有約卓之見耳但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

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來教之云似於名言之間小有可疑雖非大指所係然亦學者發端下手處恐不可畧故復陳之

與鄭景實栗

示喻曲折亦是時態之常頃聞仙游故相葉公之為縣月計所須令民以漸輸送故縣帑無餘積而月解無餘欠人甚便之竊計郡計既寛正當法此稍寛縣道之輸

亦公私之利也但恐縣道難託別生它患此在高明必
又有以制之耳儲宰既去為怨家所誣亦寓公者為之
先後臺評所指遷學一事乃與賤跡相連士子有初不
預謀者亦被流竄其事甚可笑或傳不止流竄果爾又
可痛也葢舊學基不佳衆欲遷之久矣儲宰一日自與
邑中士子定議而其亦預焉其人則初不及知而其地
亦不堪以葬也它時經由當自知之其可浩歎又不止
如令所諭也

此閭虞士朋與王阮同赴東府餼會乃其隣郡鄉人必不使人攻之也姑少徐之當見底裏歸宿也游誠之或云參選不得已歸臨海不知然否能碎千金之璧而眷眷於破釜何耶

與饒廷老

伯啟聞已酉去昨日得浙中書云子約之逝親戚有為旁郡守者遂不復相聞末俗益偷乃至如此亦可歎也所喻極當初亦疑之後聞所得只是庶官恩例故不自

憮令既不安不如且已止於未形尤為深慮保狀已納還仲本印紙令并附其人持歸幸檢入元不曾發封但別用紙護之也三衢已差替人正則恐亦不成赴上矣丁生頃年代君舉於桂陽自刻其詩集而屬君舉序之是時蓋求入社而不可得今日乃為此言固小人之常態也

示及報狀只坡疏未見此其闒㧋雖未易窺然其手勢規模亦不難見蓋已排黃子由之說而退之不久必別

有勝負也元善已如雲川其子假日至此見養子之說愕然曰大人到彼又頭撞矣此語亦有味因見仲本可閑及之世間所傳坡文亦未必皆出其手可更詳之也其病起方得旬日無事比又傷苦風證候雖淺然服藥發散出汗多倦乏不可言屋下濕潤坐不得閣上又熱無着身處頗以為苦耳誠之進退不決何乃至此渠年幾與老拙只爭十來歲前塗事亦可知若時運來時又自非人力所及也

換闕竟如何人生凡百信緣禍福之來豈計較所能免見說賢者慮患過深幾至成疾何必爾耶伯起想已赴班引矣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偽濫近蒙易以偽號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贋始判矣

與張孟遠

老益衰百病交作處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凶問沓來令人感愴不能為懷天之蒼蒼其果有所愛憎耶抑

都無之而直聽其自爾耶歴説恨未得請餘誨康節之學固非止於為歴然亦不専為知來如後世識緯之言也幸深考之復以見教幸甚

歸來之後叨冒重疊已深愧仄不意又蒙收召之恩顧念本末不應復有仕進之計而懇辭未獲比不得已輙緣面奏封事之請妄陳瞽言政使至前所論不過如此計此愚誠當蒙矜允得遂退藏也然語默之間政爾難得中節此舉却是以語為默差之毫釐則是反速其禍

未知竟何似耳子充當已改秩亦久不得渠消息也李路之除甚慰物論供職當已久矣

衰病益侵自去冬來脚弱拘攣心腹痞痛日甚一日服藥畧無効驗懸車年及已言於郡丐上告老之章而有司疑之交舊亦多以為不可未知竟如何然此意已決不復能顧利害得失也友人游子蒙趨試南宫行期偶緩過衢欲買舟而無知識可託欲丐指麾幹事人相導之此公定夫先生從孫論議文學皆有餘在此為可與

晤語者計當自識之也

記得杲老初謫衡陽有以詩送之者曰逢人深閉口無事學梳頭此語有味可發一笑然亦不得只作笑會也

答劉德修

似聞祠官秩滿不知亦為再請之計否耶東方之事想日聞之其竟不免吏議然已晚矣正使茍安亦何足為輕重顧未知世道終何如耳餘干時有人往來屢常兄弟且如此昨得其書具道所教戒令人感歎但觀時勢

恐未有補徒促禍耳機仲元善各已為致盛意皆屬道謝子宜在宜春時得書其母年高不肯來就養甚可念子直罷廬陵後去之章貢外邑寓居亦不甚安子壽問亦得書平父聞亦歸江陵却不得近書也季章必已到閬中文叔寓居不知為况定何如亦已託君亮附書問訊矣東溪志銘高古峻潔法度深嚴而渾然不見刻琱之迹三復歎仰以得見為幸老先生學行之懿遂託此文以不朽矣春間當已就窆恨不得陪素車之會也傳

之計亦已裹事其子弟幾人當能世其學也天雄鐵杖石刻之況荷意甚厚第顧衰懦有不能堪重以為愧耳今年脚氣幸未大作但耳聵目昏日以益甚舊書不復可讀而頃年整頓儀禮一書私居乏人抄寫學徒又多在遠不能脫藁深慮一旦無以下見古人又恨地遠不得就明者而正之也

方念久不聞動靜忽閱邸報有房陵之行為之悵然寢食俱廢累日不能自釋不審彼以何日就道自簡至房

道里幾何取道何州閱幾日而後至風土氣候不至甚異否居處飲食能便安否官吏士民皆知相尊敬否吾道之窮一至於此然亦久知會有此事但不謂便在目前耳偶有鄂便託劉公度轉致此間如有的便亦望得一字之報使知動靜少慰遠懷千萬之幸馮李亦復不容李章得郡而名見乃弟疏中恐亦非久安者李良仲鴻飛冥冥使人深羨第恨不得扣其玄中之趣范文叔却幸未見物色想亦深自晦也某足弱氣痛已半年矣

杖策人扶侍能畧移跬步而腹脇脹滿不能俯案觀書作字一切皆廢獨於長者未敢依例口占耳數日又加右臂作痛寫字不成衰憊至此無復久存之理承教無期尚冀以時深為世道自愛耳其隨例納禄幸已得請中間益亦少有紛紛後雖粗定然猶不免為從之之累亦可歎也

晝室滸山大是一段竒事衰病窮蹙不復能出門户矣引領高風徒切歎仰李良仲恨未參識聞其養生頗有

奇效恨不得一扣玄指參同契絶無善本近校得一通令人刋行方就自有紕謬處今納一册或因書煩為扣之渠必於此深有得恐其有錯誤得筆示幸甚也屈平以往者不及來者未聞而有長生度世之願亦是不堪時人之妄作而欲見其末稍作如何出場耳毎讀至此未嘗不發一大笑也

與方耕道

問禮之意甚善顧淺陋何足以議此舊所遵守者温公

書儀程氏新禮耳兩書想皆見之擇其善者可也嘉禮有日本合遣人致區區適此暮慘不得如願想能亮之承許改月來訪幸甚幸甚

所喻南軒病證極令人憂念旦夕專人俟之當并拜狀也幕客正要蚤晩從容密謦忠益來喻乃欲公廳搢笏納劄誦言殊不成舉措聞之駭歎如是乃是專欲引善歸已明曲在人非主人所以千里相招之意也又況如此則必大激同官之怒亦使主人難處區區愚慮深為

老兄憂之方念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為盡善若以小故先自乖離外激衆怒内致羣議殊非策之得也況向來所辟兩人游已望風引却今老兄若更做去就豈不大損主人聲望至來喻所謂官吏縱弛此亦當以漸整頓豈容一旦遽行商君之令乎居上以寛恐南軒自有規模若一向糾之以猛恐非吾輩平日所講之意更請裁之勿為過舉幸甚幸甚

回劉知縣諱君房

嘗念兒時侍立先君之側見其每得杼山侍郎公書未嘗不把玩歎息而善藏之是時雖幼無所識知然竊其詞意筆蹟之妙亦意其超然非當世之士也其後僅三四年先君即弃諸孤蓋已不及見更化之日矣是以一時去國諸賢次第收用侍郎公亦再登近班而某跧伏窮山不得一拜牀下以修子弟之恭至今以為恨也不意垂老得其賢孫而與之游幸亦甚矣三復來誨俯仰

今昔甲子殆將一周又自歎其老而無聞也

與蔡權郡南康

丐祠之請前月半間已專人入郡度諸公見憐必已俯從所欲矣昨慮使郡虛有勞費亦已預戒邸吏關白想徹台聽也近聞已除石寺簿爲代與之亦有雅故其人豈弟達於從政真足以惠一方矣

答盧提幹

承問及爲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

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効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此有樂静李公文集謾納一本其後序所云深可以為干名求進之戒幸試觀之區區奉寄意不在於文字也

令兄寺簿詞翰兩絶把玩不能去手然豈敢輙以無能之詞妄取僭越之譏回書幸為遣行李集并往亦足以

見區區也

答儲行之

所喻縷縷殊可駭歎此其意不在左右計必又須醞釀播揚成一大事亦不可知然區區之心有可以質於神明者以救民而獲罪亦所不敢辭也批書遲緩亦且得寬心忍耐為佳聞建安亦未得去崇安却已得好消息矣縣中近日大槩幸已無它但西路之窘日迫官司要已再輪上戶至八月初然無人監督以明者行之尚且

不免為虛文況今日耶

適得蔡倉書尚有挽留之意若能領其悃欵幡然一來千萬幸甚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云一種貧民至有餓而死者聞之惻然今日文卿相過亦說諸處輪糴已足上户便謂事畢雖有米者亦不復糴最是崇化一鄉可慮梁文叔亦言長平一帶小民般運崇安早穀日不下百人或恐彼中土人爭占攔截亦能生事此皆可深慮者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斂戢如林流

血成川然後為復來計矣且是目今便覺上下人情不
通有話便難出口適因蔡倉見問已告之云不若便闗
諸司再煩左右一來權領一職帶取印杖從間道直趨
崇化麻沙往來監糶并措置救荒事目付之簿尉以俟
事之畧定而歸似亦無不可者不知雅意如何文卿亦
説縣中士民感傳舊尹復來其意似亦可憐不應便恝
然弃之也適又與文卿説自今以往境内有一夫不得
其死一夫身被刀劍則左右皆不得辭其責切幸察此

苦言少回必去之志勿信庸人徇已忘物之說以誤遠圖恐異日思之不能無追悔也

向來此間行事得失當亦有可自警省者或謂却是欠些僞學其言雖可笑然恐有理不審於意云何也

閉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晃數日前已互遷象設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以為意者惟會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為士子當

相率許之范仲宣深以為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為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悼亦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元善到雩後一再得書殊恨失計初亦有所迫而然失之不能斷決耳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静然諸遷客聞高安之報想亦不免

打草蛇驚也人生由命非由他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偶有自江西來者得東坡與何人手簡墨刻適與意會今往一通可銘坐右也

東坡帖附見

示及數書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生死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為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

相遠矣凡造道深至中必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

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故輒以狂言廣兄意耳

兄雖壈坎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

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可

火之不知者以為垢病也甚皇恐

吾人不合偶得一官遂以官為業一日投閑便有食不

足之歎彼此皆然然在此則身自當之無所怨悔亦知

賢者以親養之故不能不介念也來春之行不知都下

報者云何若非以鈎黨之故則疑雖重坐但經赦宥便是無事人只是一墮此城却恐未有出期雖然只是參選然亦須臺參出入而前恐又重遭指目須更審而後道告詞傳聞數聯不曾見全篇尋常此等只拂畧說過令乃鋪叙如行遣禁從師臣之體不知果是誰筆因便幸畧批喻也甚却至今不曾受告亦不見報行詞命喫俸半年未曾立案殊不可曉也避地蓋出於不得已其他却無說但後受兩司對移之命既行彼乃深怨以為

自此發之不知二公經年不通問也時論率兩三月須有一番引作近報集議赦條不知意果如何恐亦只為諸已行遣人恐死灰之復然耳

張帥到未此公遽去朝廷不省所謂議者蓋深惜之彼當已得其說矣來使方今還自府中適此兩日所苦大作力疾草此不能究所欲言然前書計亦非晚當至矣

獨樂園圖恐司馬守便之官未暇刻得與之議為辦一互刻之亦佳但其詩頗有誤字見山臺詩中陶通明乃

陶隱居之別號今作淵明當改正耳前賢遺迹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得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滅然則為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為善哉
所喻批滿令始得之萬事遲速自有時節固非人力所能為也代人尚書者不知得之何人此人固非佳士然恐亦未應遽至於此當更察之若其果然則誠為狗彘不食其餘矣彼挾怨妄言者固自不足責也前日亦料

從人不欲復過此亟折簡呼文卿令其往見固欲寄聲昨日得報乃云冬收方冗未能自拔今承諭及有問道過問之意似亦未便幸更審之大抵欲面言者無它但欲每事詳審持重耳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静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静觀動則無不察矣

前日廖子晦歸説新闕已為人所受想已聞之理勢自應爾也詞命已行乃東山之筆有鹽課入已之語渠自對人誦之不知已被受否聞其亦有之渠却云是同官

作其勢不應如此但至今不下亦不見人傳誦必是醜詆以媚用事者而深藏以蓋其迹甚可笑也

師幕無事可以讀書而西山南浦號為天下勝處公餘徙倚亦有足樂然亦更須擇交勿忘前事之師乃所望耳小坡一著高似一著此甚不易必是裏面說得轉了方下得此手脚然此亦至危之機更須深自防衛一種細故得放過且放過勿令人疑事事皆出於己乃為佳耳鄉公亦有安靜之說次第善類須少安也王巽伯未

能去否向語渠尋獨樂園圖摹刻流布不知曾為之否不及作書因見幸為扣之也景初素守於此可驗世路升沈何足深計但得此心無愧所得多矣衛公近得書寄梅巖圖來初欲令作記俄聞溪城之報且罷休矣甚愧不得一遊其間并以文字結緣也至之且得如此亦是一事大抵吾黨例多困窮只得存活得過俱是十分亨泰矣後之晩娶深入瘴地似不善便此邦之俟一再通問亦依樣畫葫蘆合之不為難也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臺劾褫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而季通遂有舂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答黄子厚銖

示喻縷縷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無他刑名正縁有司欲秘其事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訐之門既啟世間鼠小無非敵國便能因樹為屋目同傭人亦已晚矣況不能耶死生禍福正當付之造物耳

所說賑貸事想已蒙留念矣今日復有數人來云是六十二都人户不知與昨日狀子是同都否不免并煩契勘令社首保正等人結保具狀來請恐亦只有三百來石勢亦不能廣及也社首輩或自呼喚不得令一書至伯起託其喚集幸為付此輩自持去又恐去建陽遠俟見人數即報彼縣般載來黄亭東岸等候人來請貸也

老兄閑中無事不合相擾然想閔此疲民不憚少勞也

答丘子服

昨晚又承簡為慰謝字初不曉將謂有何異事豕亥之訛乃爾可笑也唐人詩云昨夜秋風還入户登山臨水興如何閑咏此句甚覺塊處之憒憒而力未能出奈何奈何詩譜已得之未耶御書閣已装了龕子恐官司未暇及意欲自出薄少而率諸朋舊共為之似亦不妨已畧説與通理所欲議定榆及仍令匠氏畫圖來看也

老子荷留念載營魄之義説者皆失本意前日因此偶思楊子説月未望則載魄於西與此字義頗相似檢看

諸家亦無一人說得是嘗草定數語以辯之未暇錄去
俟到此日可看也對禹問以私意窺聖人崎嶇反仄不
成說話而反譏孟子為求其說而不得者其言之失非
獨如來喻所指也
前晚聞春陵信不佳昨日亟走後山渠家亦不得的信
但所傳甚子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友
為之悼歎不但為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示喻有科舉之累愚意非科舉之累人人自累耳所示

論昨在寶幢會聞此說渠已嘗輒語其非試更思之得失有命似不必太徇時好也

前書間責沈時正擾擾不及報不知平父曾寄去否此中無本沈是葉公之姪向來敬夫在桂林刻本跋語中解此字義舊有本亦已盡矣

周子通書近時到處有本此本頃自刋定比它本為完可試讀之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若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

本皆為人乞去俟他時別寄也

與劉平父

承示及行在諸書已領今納胡丈書及陳賀二公祭狀葉樞與沈倉書共甫與黃守劄子去平父至彼可與伯修昆仲熟議居止處如有意東來即遣人持沈黃二緘授元履令見二公而道曲折蓋共甫書中之說如此但前此其嘗妄發卜居之議未有定論既而聞居泰寧之意甚決且謂勸居建陽者皆挾黨徇私其說乖悖不知

誰主倡此說真賊伯修昆仲者也范丈素志不欲居泰寧見於書札者非一况啟手足之際又有道學失傳之歎不屬意可知矣今纊息未定而異議紛然不顧義理之所安妄言同異雖其意謂范丈為不復有知其如義理有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不可幽明而殊觀也胡丈之旨不約而同幸持以示修崇老僕之言今可思未二公賻金尚在胡丈許其不曉求田事諸公已屬元履矣當於建陽近墓買田則建陽不憂食不足斷然可居無

䟽況近三世之墳墓而范丈之門人子弟布滿左右伯修兄弟動息必聞小有過失必有交謁而更諫之者其於范氏門戶久長之計豈不優於入泰寧范丈所不欲居之地去墳墓背朋友而自肆其心乎然則伯修兄弟今日之計不患於食之不足而患乎身之不修爲前人羞辱而已平父至彼便宜論此其月末至麻沙或扶曳一至邵武不可知然此議之責今在平父向者其已不復有意啟口偶因胡丈之言復發其狂瞽志已領看畢

即納上亦方是五七十年來文字非古書也小報却納還言者聽者皆不易得但欠一行字耳草澤中却有此等人使人益深素餐之愧也

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為之他日相聚裁之也論語向看四篇似未浹熟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温尋之為善向數奉語可録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晉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便為之蓋雖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當為而未為者殊多今

又疾病如此羸顇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責望之意特復奉白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葢共甫兄不在宅中别無子弟門户深潤事有不可勝虞者不惟惰遊廢業爲不可且賔客至者談説戲笑度無益於身事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祝且温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可以自警

矣病倦不勝思慮

答王樞使

便中忽拜手札之賜伏讀感慰不可具言蒙喻千越之故悼歎閔惻見於詞旨前此亦聞首為力伸歸葬之請固已深歎服風誼之高足厲頽俗矣及此重太息也浮議汹汹至今未息嘯儔命侶日以益衆不知更欲何所為者清源既不免而信安已擯去近見所上纂述之書卒章頗有苦口之言亦不易也當今舊弼宿望中外所

倚以開上心正國論者惟明公與益公而已竊計所以
處此當有定論也此間親舊有自千越會葬而歸者亦
得其長子書聞其動息頗詳然亦無可言者但令人隕
涕而已如某賤迹固不足言而終歲力辭僅免近職初
意自此可以少安而後咎餘責侵陵未已亦未知終安
所稅駕也舊有足疾歲須一發旬月以來正此為苦加
以目盲日甚重聽有加終日憒憒如土偶人已無復有
生意矣彼何見疑之過耶湘西屆㫄饒宰寄示得以仰

觀非惟健筆縱横勢若飛動而心畫之正結體之全足使觀者魄動神竦甚大患也其前此妄意偶及於此而不敢容易以請輙因餞宰言之不謂便蒙開可遂得彈壓江山垂示永久湘中學者一何幸耶趙機宜得趨幕下書來極感知遇之意醴陵亦説甚荷容督以見門下愛惜人材隨能器使之妙固無一物之遺也

自邇以來衰病沈綿日就羸頓此凋隕澌盡之常無足為門下言者今因鄉人李正通朝散祗役部下復此附

稟其人明敏有才緩急之際可備繁使之末聞亦嘗得出入門墻竊計不待區區之言久已有以處之矣又嘗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不以爵位之崇名譽之顯才業之偉氣節之高自謂絕人而謙虛下問至於如此甚感甚感顧某至愚本無知識加以疾病之餘思慮昏塞其何以辱嘉命然竊以謂知院參政平日尊主芘民之心其素所蓄積者固有定論蓋不特士大夫知之而兒童走卒亦皆知之矣今日得其位而施之其

先後緩急固宜自有次第但能葢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勉焉以固其志則天下受賜已不貲矣至於主張公論扶植善人抶去隂邪不使得乘間隙則願高明於此葢加意焉實天下幸甚幸甚老生常談迂濶無取僭易塵瀆伏深愧懼

與方伯謨

閤中不能無為而所讀書又不能隨衆備禮看過日間趕趂程限甚覺辛苦偶記楊敬仲答人書云恭惟某官

讀聖人書既飽而嬉甚可笑然亦多着題也

答俞壽翁

輿國盗鑄曲折不知如何近聞淮上以此頗洶洶朝廷深以為憂遂以其事屬之葉正則不知今果如何也所示周禮復古之書其間數處向亦深以為疑今得如此區别極為明白但素讀此書不熟未有以見其必然聞陳君舉講究頗詳不知曾與之商量否欲破千古之疑正當不憚子細討論必使無復纖毫間隙乃為佳耳其

衰晚不天長子夭折忽已踰年念之痛割無復生意以卜地未定尚未克葬初被湖南之命即以此辭未報之間忽聞臨漳所請經界議格不行不免自劾廟堂已許復備祠官而不欲以此為名雖已降旨促行却令別入文字月初已遣人行計此月中必可拜命六十老翁餘年無幾自此杜門當不復出矣

示喻剛氣未能自克之病此正區區所深患方當相與同謹佩書之戒耳大抵最要平時講學持養使此心常

存義理常勝始有用力之地也此間銅儀見說只一平
環一側環一望筒只用手轉想見當時草創未盡得元
祐舊制也奉告且知條教已孚物情風動士勸民安姦
凶屏息此亦足以小試儒者之効矣更兾勉旃區區又
將於其大者觀之也誠齋歸袖翻然令人慨想所寄石
刻其偶在山間爲大兒治莚兒輩留在家間未及快覩
也武夷之會乃所深願而未可得者他時踐言何幸如
之但恐功名迫逐不暇赴此寂寞之期耳因書誠齋多

為致謝屬此悲冗未能占布也建陽新居粗有溪山之樂然心緒不佳又多俗冗苦未得舒放懐抱也周官復古正以此經不熟未得深考異時得面扣其說庶幾了然無疑乃敢下語耳永嘉諸人說此甚有與先儒不同處然頗秘其說亦未得扣擊之也

示及先丈所著周禮復古編極荷不鄙往時先丈固嘗以見寄矣其於此書素所不熟未敢容易下語然當是時猶意其可一見而決也不謂後來不遂此願至今遺

恨況今方以僞學獲罪聖朝杜門齰舌猶懼不免又安敢作為文字以觸禍機乎

答曾景建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輒為悲愴不能為懷也昨聞吉甫之歸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耳道夫久不得書為況如何因見致意便遽未及書也方遣人探子約之櫬何日過上饒欲遣季子往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

日僅能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廬陵子一書煩為附的便其人乃子約嘗寓其舍者也得不浮湛為幸

答余景思

朱趙相繼淪没深為可念聞宜春人欲留學古卜葬於彼遂為留居之計不知果然否魯叔子弟幾人今皆年幾何莫亦能自卓立否欲作書慰之以病未能當俟後便也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令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承喻立蘇忠勇祠

於故居甚善甚善但其自今夏一病至重今已累月尚未復常心力尤衰日前欠人文字且辭之未得盡脫豈敢更承當此事耶兼近日已辭林子方家墓碑之請亦恐不能無嫌也

閑中並得觀書當有深趣日月易得願益勉旃若但如拙者既老而後有聞則享用已不能久而無復可力之望矣直卿既歸想時得從容恐講論不能無異同正當力究有未決者因來諭及不敢不盡鄙懷也

與陳同父

某叩首再拜訴哀叙謝畧具前幅而苦痛之懷終有不能以言語自見者三復來教及所示奠文則已畧盡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聞意外之患既觧而益急地遠無從詗知動息覩舊書來亦不能言其詳第切憂歎而已數日前得沈應先書乃報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令日忽見使人得所惠書乃知肓料亦誤中也急𣂪疾讀悲喜交懷又念常年此時常蒙惠問不謂今歲彼此況

味乃如此又益以悼歎也觀望既息黑白自分千萬更且寛以處之天日在上豈容有此究枉事也亡子卜塟已得地但陰陽家說須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殯在墳庵其婦子却且同在建陽寓舍小孫壯實麄厚近小小不安然觀其意氣横逆却亦可望頼有此少寛懷抱然每抱撫之悲緒觸心殆不可為懷也五夫所居眼界殊惡不敢復歸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纔有數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掃而空矣将來更須做債方可了辦甚悔始

謀之卒爾也但其處溪山却儘可觀亡子素亦愛之今乃不及見此營築念之又不勝痛也莫文說盡事情已為宣白哀慟之餘哽咽不能自已此兒素知尊慕兄之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懇將來塋處欲得數語識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兩月見文書即喜笑咿嗚如誦讀狀小兒戲事見必學學必能然已能輒弃去後來得親師友意甚望之既而雖稍懶廢然見其時道言語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騖於浮華不欲以此奬之去年到婺

以書歸云異時還家決當盡捐他習刻意為已之學私竊喜之日望其歸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語未嘗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誨奬就之意輙以不朽為託伏惟憐而許之千萬幸甚更一兩月當遣人就請也奠禮有狀拜謝但來人至江山遇盜頗有所失亡令賫到兩縑云是他人所償此不敢留却封納却可送官給還本主也無以伴書白毛布一端往奉冬裘之須幸視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萬自愛為禱

答李繼善孝述

便中辱書為慰信後初寒侍奉佳慶所示疑義各以所見附於左方矣來喻甚精到但思之過苦恐心勞而生疾析之太繁恐氣薄而少味皆有害乎涵養踐行之功耳其餘曲折敬子元思必能言今日疾作執筆甚艱不容盡布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與劉德華允廸

某聞風甚久屏跡丘樊無由瞻奉玆焉假守密邇治封

政化流聞益勤傾跂謹因致問布此腹心諒辱深照其衰病餘生不堪吏事玆蒙聖恩强畀民社扶曳至此不敢為久居計顧念未有以仰報使人之意者訪聞管下諸縣有與貴邑地勢交錯稅籍猥并之處所以賦重民貧凋殘特甚向來貴邑得賢守令力為申請已蒙蠲減之恩而此間獨仍其舊念欲以此哀告朝廷仰祈寸澤輙擬就借貴邑當來申請一宗文字以為楷式諒仁人之心無間彼此得檢示去人令就抄録以歸實為厚

幸

其久不奉問鄉往馳情比以郡境枯旱異常夙夜憂勞

不知所以為計意者君子所臨當不至是也備災之具

經營似頗有緒但檢放一事未有長策蓋太詳則民有

勞費太畧則又恐有不均之歎竊恐貴邑施行規模次

第必有可見教者專人咨請切幸毋吝法曹經由曾請

見否已囑其歸塗面叩詳細矣引領以俟至懇至懇

建昌利病恐有所聞幸以見警千萬至禱

其承示及公文已行下通放矣聞貴邑所勸未甚多恐不可不早為之所諸司未必可指準此間多是兌那合起官錢遣人收糴將來糶畢還錢蓋未晚也奉新臨川聞頗有米市井販鬻之家亦可勸諭使往糴也但陳法還自建昌聞元檢放分數過多今又不可失信王星子與毛掾遍行其境還亦言僅可得一分耳民窮固可哀而官司之計將如之何積憂熏心百病交作求去不得未知所以為計也

其數日為江西船粟不下憂窘不可言今聞始得少通然財賦有經而饑民猥衆雖竭所有以糴不能為旬月之備令再遣陳掾走建昌吏令請教陳謹實勤懇同官中不多得建昌諸人既難深託百里之命正在此人耳切告推誠毋隱使鄰道之人均被恵澤而守官者賴以不得罪於其民固仁人所樂為者是以忘其再三之瀆而敬以為請當辱垂念也

昨見三牓懇惻之心形於文墨讀之令人感歎不能自

已貴境放及幾分別作如何措畫皆望見教中間小報言者有謂州官檢放但憂郡計之不足不恤民力之已困者可謂平論聞聖心極焦勞但無如有司出内之吝耳

某又聞檢放得賓州家悉已施行此見懇惻之誠孚於上下尤深喜慰

某示喻仰見憂民之切不勝感慨但此雖號鄰邦然情意素不相通豈敢輙爾干預恐或徒為紛紛而無益也

向來嘗為錢漕借道賢德今一書禱之幸試達之然須
更得民户自言乃相應耳吾人相求而不相值彼亦果
何心哉可歎可歎

其衰病多故久不得附致問訊然采聽道塗竊知捄荒
之政究心悉力不勝歎仰恨有封壤之拘不得少佐下
風也其昨移建昌之粟於都昌此兩日給散方畢遂可
上奏與之丐賞庶不失信於此人幸甚幸甚孫僉適到
此首談長者捄荒之意相與歎息錢漕前日通書已道

區區然政不須此也歙郡兩邑月解千緡自去夏之供至今不得一文郡中獨力支吾幸不至大段牖闕前日猶恐將來為縣道之累已悉與削其籍矣今日為縣誠難若郡不恤縣則亦何以責縣之不恤其民乎顧上供給餉種種有不可闕者未知朝廷終何以惠綏之耳某孫拙亡庸不自揆度妄意一出竟速顛𬯀尚賴聖明照知本末假寵從欲所以矜憐慰藉之者甚厚顧無涓塵可以復伸報效感之多不若愧之甚也

其伏蒙垂喻義學記文極荷不鄙謹已畧述數語具道雅意但卒章之意不欲但以勢榮禄利為言故不復叙植桂之名將來入石只用今所寫去八字書額足矣文字荒淺指意濶踈不審尊意以為如何不知當屬何人書之更告詳酌也

某昨蒙不鄙委撰義學記文不敢固違草具求教茲辱垂示乃知已便刊石未加指摘遽爾流播愧懼多矣記中第十行周字下元有潜字今似脱去恐寫去時脱了

問兒子乃云寫時亦嘗疑之會來請問乃知是古𦖋字

不應遺忘恐或刻時失之耳此於大義無妨但細讀之

覺比上句少一字想無害也其文雖鄙然所叙契丈二

事皆可以為世法更欲多得數十本散施知舊庶有能

勉慕其萬分者

答折憲名知常

示及先正樞密端明少師家傳一通拜受伏讀得以仰

窺精忠壯烈始終大致少慰生平尊慕鄉往之心甚大

幸也顧又重勤台喻必使次輯以記埏道之碑則區區所以不敢借易以承嘉命者已悉具前書矣今雖鐫戒益勤孝思愈切然在其私計利害之實則不能有加於前也伏惟矜憐反復前說而改圖之使得免於不韙之罪衆多之怨則其不勝千萬之幸

與黃知府

輒有不獲已之懇事涉鄉閭利病勢甚迫切敢忘分守已具公劄干冒公聽幸賜采覽斟酌行下千萬幸甚前

日迎候之初便蒙誨諭仰見仁人之心視斯人之不獲
真不啻若痒痾疾痛之切其身竊意樂聞斯言不以爲
罪是以敢布其愚
撥米由折固知仁民之切無所吝於此況又使府自認
脚費此尤出於望外下邑饑民荷更生之賜感戴宜如
何耶儲宰行已數日縣郭近封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
以西一帶素少早田唐石乃全無之只此數十里間尚
爾嗸嗸私居杜門亦不知其詳細爲如何

聞有臺劾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遣書著
銜頗有所擬辛辱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撝録示
為幸昨蒙垂示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
罪戾彰徹固不可逃然縣宰扺罷一事至乃上玷清重
尤切愧恐而不敢自明竊計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
於友生連坐亦蒙矜念委曲周至益見仁人之用心為
不可及感歎亡已
但既鐫罷名書罪籍不知寄禄餘俸合與不合幇勘已

戒幹人計會所司吏乞台旨稽考法令然後施行恐不應得免貽後日之紛紛也

答江清卿

蒙喻湖北書極荷不外但年來藏拙不敢復與外事又伯升書言周憲於麟之自有薦論之意而麟之不欲爲自衒鬻者此意皆甚美竊謂寧少忍之以遂麟之之高不當共爲煦濡之態以虧其一簣之功也

先夫人高識懿行宜得當世大賢紀述以詔後世而尊

兄過聽誤以見屬自顧淺陋何以稱此然以委重之勤慕仰之素勉竭其愚以承尊命謹繕寫納呈幸賜裁訂而取舍之乃所願望即不可用不必過存形迹以累先德之美也向來所苦何疾今想已脫然矣細觀妙書知目疾之向平為可喜也然中年氣血非前日之比服藥亦難見效惟有虛心調氣靜以養之庶或少可補助耳

答滕誠夫

部綱之役不辭而行甚善甚善親闈慈念固當眷戀然

亦可更以王事靡盬之義反復寬譬乃為兩全也

與葉彥忠

易傳且留是正不妨易自伏羲始畫八卦(三畫)文王重為六十四(六畫)作繫卦彖辭周公作繫爻辭孔子作彖(乃釋文王之彖通謂之彖)象文言繫辭説卦序卦雜卦而彖象繫辭各分上下是為十翼舊説如此承問及之

示喻為學有緒尤以為慰且只如此用功旦夕相見却得面論也大學近修得稍平正前本亦不能無所偏耳

詩傳兩本煩為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卅副在内恐要帖換也校時須兩人對看一聽一讀乃佳着旬日工夫當可畢也

答李伯諫

某碌碌如昨無可言者兩月來修得數書亦有一二論説文字甚思與老兄評之而相望邈然又無人抄得徒此鬱鬱想聞之亦不無歎恨也比來觀書進學誘掖後進次第如何深所欲聞因書詳及之為幸通鑑綱目三

國以後草藳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唐事已了但欲東漢之末接三國修之庶幾有緒易為力耳然伯起者亦尚悠悠近游誠之伯鈞之子相過開喫可喜渠南北事甚熟或取過伯起者託渠料理也

其碌碌之況已具前書通鑑文字近方得暇修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修者已殊費工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處

計令秋可了見到者餘者望早付及此間杜門山中尚不能免賔客書問之擾想官下少暇也壁記已在前書中但齋記未成耳惡札不堪用不若别託善書者書之也周翰書詞傾倒相與甚至恨未識面耳子禮兄金渠已認還七月以後息錢矣但書肆狼狽日甚深用負愧要之此等自非吾曹所當為宜其至此但恨收拾得又不好愈使人意不滿耳楊州書已别付遞去彼此各是破戒甚覺難措辭也此事長沙必能為辦吾人徒自擾

擾未必有益第好笑耳因書亦當督之也

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却修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令承喻已寄少與處必是少與遺下不曾送來也此亦不難俟卒成之耳宋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修得大字數卷來尚未得點勘若得年歲間無出入有人抄寫此甚不難了但恐不得如人意耳六象似亦送少與不知何故未到俟別摹去近得曲江濂溪象比舊傳南安

本殊半厚精彩亦當改正也讀易想有味有可論者便中語及為幸

欽夫此數時常得書論述甚多言仁及江西所刋太極觧蓋屢勸其收起印板似未甚以為然不能深論也大抵近日議論語孟觧已見一二篇雖無鄉時過高之失而寛縱草率絶難點檢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見殊使人憂之長沙書來說又分門編本朝事及作論篇一書雖濫蹈之言有可取者亦載其中不知作此等文字是

何意思使人都理會不下因書蓋畧諷之不知又以為然否也書肆之敗始謀不臧理必至此無可言者既敗之後紛紛口語互相排擊更不可理會幸已自脫去不能復問晦伯必自報去其於此却似放得下但馬謖未易根究耳一笑所示近文甚佳但似太高不着題大凡立言要須因人變化而無包含不盡處乃為善言耳向見欽夫文字病痛正是如此也近有文字數篇及與伯恭問答數條偶當入城未能寄往少緩欲煩為尋訪麗

安常難經說及聞別有論醫文字頗多得并為訪問傳得一本示及為幸

答趙景昭

減稅文字不知已遣行未今再遣此人去漕司取申省狀恐未遣可就付也今日風色甚佳而情思益憒憒臨風永歎不知所言

答毛朋壽

向見季通說甚俊敏更能勉力操修以世家學為佳耳

大學文字李通考尚未為定本旦夕當取來更為改正乃可傳也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為吾累矣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就補遠行為榮親計此意甚美然古人亦有所謂不以得於外者為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

答馬奇之椅

其衰晚疾病待盡朝夕無足言者細讀來示備詳別後

進學不倦之意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為究竟法耳余正父博學強志亦不易得禮書中間商量多未合處近方見其成編比舊無甚改易所謂獨立無助者誠然然渠亦豈容它人之助也此間所集諸家雜說未能如彼之好然儀禮正經段落注䟽却差明白但功力頗多而衰病耗昏朋友星散不能得了耳商伯時時得書講論精密誠可嘉尚李敬子堅苦有志尤不易得近與諸人皆已歸只有建昌

二呂在此蚤晚講論粗有條理足慰岑寂也

與王撫州 阮字南卿

南北形象雖在遠方無由究悉然大槩亦可意料目前固為危機交急之時其為長慮卻顧亦豈一無可施設者竊計方規素定其所區畫必有次第幸蒙見告乃荷不鄙也某今年公私之年皆七十矣疾病益衰氣痞滿腹足弱筋攣不能轉動跬步之間亦須人扶乃能自致閑廢之餘固無職事可効但尚忝階官義當納禄又不

敢自通牋奏懇求州郡累月僅得一申省狀方此發去而聞臺評已及此事其間詞語不無深意矣未知所請竟復如何然幸已少伸己志即此外一切不復計也老兄氣體從來清健今尚只如舊時否宣布之餘何以為樂想見彎弓盤馬横槊賦詩正自不減當年湖海之氣也此人趙雯相隨頗久今因其省覲江淮間附此問訊其人恐有可驅使處得隸戲下幸甚

與長子受之

早晚授業請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

凡事謙恭不得尚氣凌人自取耻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

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説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

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説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

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

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

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

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趍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録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

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

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汩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為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

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
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
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
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到婺州先討店權歇泊定即盥櫛具刺去見呂正字初
見便稟其以大人之命遠來親依先生講席之下
禮合展拜儻蒙收留伏乞端受便拜兩拜如未受
即再致懇云未蒙納拜不勝皇恐更望先生尊慈

特賜容納況其於門下自先祖父以來事契深重
切望垂允又再拜起問寒暄畢又進言某晚學小
生久聞先生德義道學之盛今日幸得瞻拜不勝
慰幸坐定茶畢再起叙晚學無知大人遣來從學
之意竊聞先生至誠樂育願賜開允使某得早晚
親炙不勝幸甚又云來時大人拜意有書投納即
出書投之又進説大人再令拜禀限以地遠不得
瞻拜郎中公几筵令有香一炷令某拜獻令參拜

之初未敢遽請容來日再請門下令弟宣教大人亦有書并候來日請見面納揖退畧就坐又揖而起如問宅事即隨事應答如將來宿食即云大人書中已具禀更聽尊旨次日將香再去仍具刺并以刺謁其弟問看同居有幾子弟皆見之只問門下人可知也見其兄弟皆拜茶罷便起禀其昨日禀知乞詣靈筵瞻拜更俟尊命如引入即詣靈前再拜焚香又再拜訖拜其兄弟兩拜進説大人致問昨聞郎中丈丈奄弃明時限以地遠不獲奔慰不勝慘愴之私

令其拜稟切望以時節哀為道自愛又再拜趍出

如問就學宿食去處即說昨蒙喻潘丈教授許借安泊大人之意不敢以其久累其家恐兩不穩便

已自有書與之只欲就其家借一空間房舍或近宅屋宇安下不知尊意如何看說如何如令相見

即借人出去併問其兄弟幾人并見之如不問即且去俟午間再去見問此事見潘丈亦如此說大

抵禮數務要恭謹詳緩不要張皇顛錯

何丈托問婺州寄居前輩有姜子方者是李中書之甥

在婺州住建炎間曾從馬殿院伸辟為撫喻司屬

官今其家有何子弟

聞見先生說吾問宗留守家子弟聞多有在婺州者其家記錄留守公事頗詳不知可託借傳一本否墓誌亦是曾侍中作呂家必有本也

韋齋與祝公書跋

松奉孃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午時免娠生男子幸皆安樂自去年十二月初在建州權職官聞有敵騎自江西入邵武者遂棄所攝攜家止政和寓壟寺五月初間龔儀叛兵燒處州入龍泉買舟倉皇攜

家下南劒入尤溪而某自以單車下福唐見程帥在福唐聞賊兵破松溪隘駸駸東下已入建州攻南劒甚急又匆匆自間道還尤溪六月十四日早到縣而賊兵已在十數里外矣幸二舍弟已搬家深遯是日即刻與縣官同走至家間所遯處賊在延平為官軍所破倉皇自山路欲遯下漳泉至此非其本心也過縣更不駐不甚害人亦不縱火家中上下幸皆無恙而隨行及留寓舍中衣服文字之類皆無所損失比

他人為尤幸也七月間方還家而甌寧土寇范汝為者出沒建劍之間其衆數千官軍遇之輙潰諸司不免請官招安已還狀受犒設將散其衆無何大兵自會稽來必欲進討昨日方報大兵冒昧入賊巢喪失數千人賊勢又震大畧自今夏以來未嘗有一枕之安此懷如何得程壽隆近書云鄉里頗擾擾不詳言其故度切近江淛其可憂當不啻此惟聚糧深遯勿以一毫珍幣自隨乃為上策此中雖城居但日夕為

遯入深山之計生意草草凡事茍且不知百年未滿之間如此者更幾時而後定邪來書謂其懶於從仕非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如農夫之於田其敢惰邪但未能赴行在間閻中所有不過權局遠不過三五月道里有遠近便不便携家即厚費獨行又非便是以且此跧藏意亦欲俟來春無事一走會稽別當奉報晉道帥福辟得一員屬官須京朝官大年又未曾參部一切差遣皆礙是以皆參差也裘四久此頗

忠戇可任既忤逢年當擾攘中遂不告而去情理不復可耐令此復來察其意色不復可制蓄每日來就食而夜宿客舍然地遠難得人力來往彼此資以通耗且羇縻不絶猶兾尚可鞭策耳方賊至六月間在村中衆四亦在彼數使人呼之不至却妄云某在福唐未還又云賊破福州皆妄言也發源先廬所在興寐未嘗忘也來書相勸以歸當俟國家克復中州南北大定歸未晚也

內弟祝康國出示先君子與外大父書熹之不肖於是始生故書中及之今六十有四年捧玩手澤涕血交零敬書其後而歸之紹熙癸丑十二月七日孤朝散郎秘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謹書

跋韋齋書昆陽賦

熹為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為道梗槩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子瞻作此賦時方二十一二歲耳筆力豪壯不減司馬相如也韋齋

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歳先君罷官闕行朝來寓建陽登高丘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為説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於今忽忽五十有九年病中因覧蘇集追念疇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餘霜露永感為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已復書此以示兒輩云慶元戊午四月朔旦

跋陸務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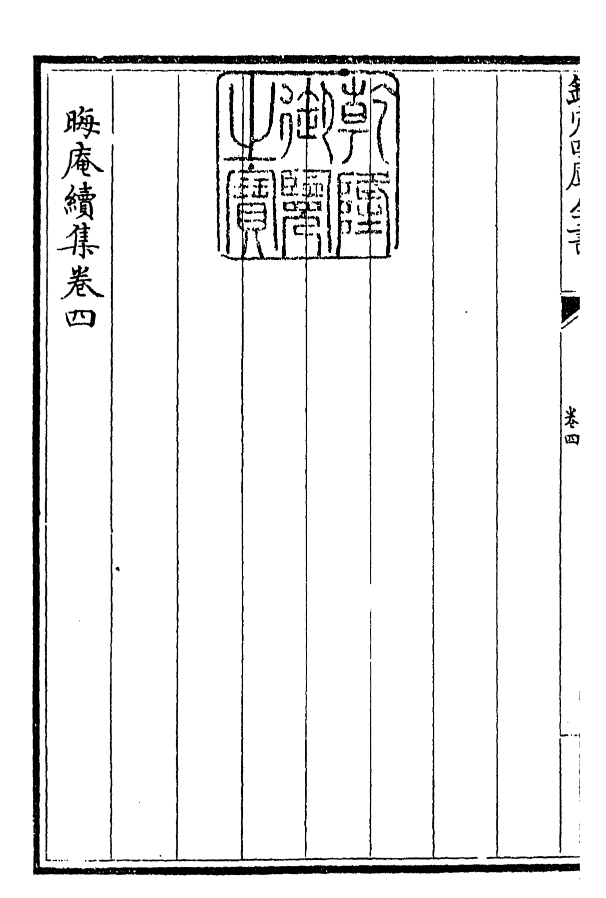
淡淡炊烟村遠近鼕鼕儺鼓埭西東三义古路殘蕪裏

一曲清江淡靄中外物已忘如敝屣此身無伴等羈鴻天寒寂寞籬門晚又見浮生一歲窮

季札聞歌小雅而識其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近世東坡公讀柳子厚南澗中題乃得其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者而深悲之放翁之詩如此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慶元已未七月二十日雲谷老人觀陳希真所藏為記其後

跋魏丞相使金帖

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此
壽皇帝當日之本心也屈已和戎豈其獲已然非丞相
書春公之深謀壯節猶幾不足以成之豈興事造功之
果爲不易耶公之子熊夢出此宸翰以示臣熹適當奉
諱之後捧玩摧裂涕泗交零謹拜手稽首而識其下方
云



晦庵續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續集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周鈖

晦庵續集卷五

宋 朱子 撰

書

答劉韜仲問目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炳以為理當死而求生是悖理以偷生失其心之德也故曰害仁理當死而不顧其身是舍生而取義全其心之德也故足以成仁若比干諫而死夫子稱其仁所謂殺身以成仁

也雖死不顧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使比干當諫不諫而苟免於難則求生以害仁矣未知是否

此說得之然更要見得失其心之德全其心之德各是如何氣象方見端的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何故不及仁

更思之

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今之人多以姑息為恕且自居官者言之為州縣則不敢擊豪彊為監司則不敢按贓吏為臺諫則不敢排姦慝為宰相則不敢退小人皆自以為恕而不知恕者如心之謂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豈姑息之謂乎夫仁者謂之能好人可也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炳謂恕字亦當如此體認未知是否

此說固善然被排擊遭按退決非已心之所欲今乃欲

施於人又何以為如心乎請更推之

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莊敬者禮之容也兩句意疑相重炳謂端莊不慢者敬心之發躬行之事也所謂禮者化民成俗之具若為之冠昏喪祭之品節以教民孝弟者是也未知是否

動猶動民以行不以言之動禮只是在已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集注之說曲折雖多然詞意精密發

明聖人勉人為仁之意最為緊切有功或問節取范氏之說詞雖平而意則緩且未見蹈仁而死一句與上文不相應如范氏仁不傷人之說則與上句不合如程子殺身成仁之說與上句合矣而地位不侔炳謂不如集注之說未知是否

殺身成仁蹈仁而死同異如何更思之

陽貨之惡如此聖人恐無不終絶之意時其亡而往者亦非欲其稱蓋終不欲見之耳遇諸塗者乃不期

而曾不可得而避非得已也未知是否

恐未然

伊川先生云性即是理炳謂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

也未知是否

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

子曰性相近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夫人之氣

質雖有偏正昏明純駁厚薄之不齊然禀生之初未

甚相遠也故謂之相近至扵上智之所以為智下愚

之所以為愚亦皆其氣質使然既謂之相近矣何故

又有上智下愚如是之懸絶也

氣象雖相近然亦有如是懸絶者盖既曰氣矣便有此

不同不足恠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集注云匏瓜繫於一

處而不食物古注云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

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然匏瓜未嘗不可食而謂之不食物何也

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類

公山佛肸之召諸家之說善矣愚必以楊氏解佛肸章為得其要蓋公山之召而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而子路之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其所聞以為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庶乎不失其親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未知是否

得之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横渠先生之説所以與諸家不同者何故若曰告之教之則是為之也説得為字太重經意恐不然也未知是否

為猶學也

令之愚者詐而已矣智則能詐愚者本無智巧也何故能詐

如狂不直侗不愿之類

予欲無言盖夫子以子貢專求之於言語之間告之此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盖欲其察之於踐履事為之實也程子所論孔子之道如日星一段雖引無言之文然其大意却似説無隱之義至其言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予欲無言何也或曰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盖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之説盖推明夫

子啟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

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䂓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

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葢隂陽之理運行不息故百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未知是否

有此意

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説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蓋欲聞其過也炳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未知是否

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為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

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

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為辱也此其所以為和而介與若徒知其不去之為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為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

得之

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之言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

於荷篠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顧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澹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

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素隠行恠視之愚意未知是否

無道而隠如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髪佯狂則行恠矣沮溺荷篠亦非中行之士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所謂降志如不去之類所謂辱身如三黜之類然聖人列之於逸民者不知於何處見得柳下惠遺逸處

見上

君子不施其親謝氏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失

其爲親而已豈有施報往來之意也謝氏之意不明

竊意其說若曰君子所以厚於親黨者特欲不失其

親親之義而已豈有施報來往之意猶言豈望施報

來往也其說與經文不通炳所録或問觧此段内有

兩句云人之所以害其親親之恩者其失在於望報

而不在於施炳謂施字上漏却不字未知是否

謝說不通故或問中辨之文意分明不脱字也

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何故不容說才說性時何故已不是性未明其旨

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孝述嘗求夫心之為物竊見大學或問中論心處每每言虛言靈或言虛明或言神明孟子盡心注云心

人之神明竊以為此等專指心之本體而言又見孟子舉心之存亡出入集注以為心之神明不測竊以為此兼言心之體用而盡其始終反覆變態之神夫其本體之通靈如此而其變態之神妙又如此則所以為是物者必不囿於形體而非粗淺血氣之為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做得箇活物恐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不知可以如此看否孝述又嘗求所以

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
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又
云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明道亦云人有四
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以此似見得
心雖是活物神明不測然是自家身上物事所主在我
收住後放去放去後又復收回自家可以自作主宰但
患不自做主若自家主張着便在不主張着便走去及
才尋求着又在故學者須自為之主使此心常有管攝

方得又常求所以為主之實竊見伊川論如何為主
敬而已矣又似見得要自做主宰須是敬蓋敬便收
束得來謹密正是着力做主處不敬便掉放疎散不
復做主了孝述於存心工夫又粗見如此不知是否
理固如此然須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話説過又當有以
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孝述按大學章句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
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竊疑人得正且通之

氣故心體中虛虛則靈如水之清火之明鑑之光皆是體虛所以透明心亦然濂溪云静虛則明明則通似亦可見近驗之於心則日用間覺得一事累心便有滯礙更不通快是以竊恐虛故靈心惟虛靈所以方寸之内體無不包用無不通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但以氣稟物欲之私有以昏之而不得全其虛靈之本體故理之在是者遂有所蔽而應事接物亦皆雜以私欲不盡出於義理之正是無以具衆理而應萬

事矣學者之學恐只是求去其氣稟物欲之昏以復其虛靈之全體蓋心既虛靈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於所謂具衆理而應萬事者得矣是以大學之教以明明德為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為質其言明德工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體言存養則曰聖人設教使人嘿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言格物致知則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欲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言誠意則曰人之本心至虛至

靈衆理畢具而欲其應物皆由此心以發而無所雜言正心則曰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欲其順應事物而無所動言修身則曰隨事省察之以審其當然之則似亦主虛靈者為說徹頭徹尾許多工夫皆欲全此心之虛靈以融會衆理酬酢萬事而已以此觀之恐虛靈不昧乃心之所以為心而聖學之基本也不知是否

同上

孝述覺得間嘗心存時神氣清爽是時視必明聽必聰言則有倫動則有序有思慮則必專一若身無所事則一身之內如鼻息出入之麄細緩急血脉流行間或凝滯者而有纖微疾癢之處無不分明覺得當時別是一般精神如醉醒寐覺不知可以言存心否

理固如此然亦不可如此屑屑計功效也

孝述自覺心放時精神出外更不自知如夢然才知得放時即是心便不放了如知得夢時即是夢覺孔

子言我欲仁便是仁至似亦此意故日用間覺得直須謹操持勤檢㸃蓋操持容有懈時若不測地猛省起來則其懈時之放自不得逺去且不得久去如此維繫之久恐此心只得住裏面如欲睡底人須自家打起精神不可放倒間或精神倦時不覺坐睡又自家擺灑起來不容睡着每每如此自是睡不得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是是但説太多了

孝述謂健有為順無為二者陰陽動靜之分仁禮之為健義智之為順竊疑仁之發即有怵惕惻隱之意動於中（頑然不動即為不仁）禮之仁即有恭敬辭遜之容著於外故仁恐為動之始（動靜恐皆以漸致）猶春之生物萌芽甲拆方動而徹禮恐為動之極猶夏之長物而長短小大莫不盡見義則所以制仁禮之宜蓋即其中而為之裁制使隆殺厚薄各適其分似有裁節又收斂之意雖畧有所為其亦嚴且約矣智但分别是非當否

畧無作為又所以為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故義恐為靜之始猶秋之收而去華就實智恐為靜之極猶冬之藏而歸根復命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此元亨利貞所以循環之無端也

横渠先生曰虚靜者仁之本亦此意

孝述又見先生答黄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

若以用言則有有爲者有無爲者故仁禮爲健義智
爲順若論其所以爲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
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
陰靜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
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
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
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爲四合則爲二耳然如所說又自
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

孝述又謂木火之爲陽動金之爲陰靜皆可言若水當爲隂靜之極然水流而不息未見所以爲至靜處不知當於何處觀之

水寒火熱水下火上其爲動靜之分者明矣

孝述妄謂五常是五行之德五行之氣其行於天者固未易見若質之在地者竊疑與德之在人者無往而不相配今隨愚陋所見言之五常之未發則本體中存恐如木之在山火之在燧金之在礦水之在地

土之未動及其既發而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恐如火之出而炎上水之流而潤下及由其情充積成行如仁之為孝為弟為睦為婣之類恐如木之為棟梁榱桷火之為燈燭炬燎金之為刀斧盤盂水之為池沼江海土之為塼瓦墻壁故五常之未發只可謂之五常而不可以萬行名及其發而成行隨在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行名之而不得復以五常名矣恐如五行之未動只可謂之五行而不可以它

物名及其動而為物有萬不同則各隨其所成之物名之而不得復以五行名矣但方其為五常之性也而萬行之理已無不包及其為萬殊之行也而五常之體亦未嘗不存恐如五行之方具而萬用之質已無不全及其為萬殊之用而五行之體亦未嘗不立極而言之則人道周乎四海無非五常之為如物充乎地上而無非五行之為凡此雖未知是否似皆說得去但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皆待人為而

仁之惻隱義之羞惡信之誠實皆發於性之自然相配不得又土之稼穡與孝述所謂為塼瓦之類又説不工不知五行之與五常本不可如此牽合耶為復可以配説而未得其説耶仁之行固有可言若義禮智信之行皆未見其實然可指之目得非四者之行無往不在而不可一一强名耶區區求之而未得其

説

萬物雖不可以五行名然其分各有所屬則亦未離其

類也萬行之於五常亦然從革曲直稼穡是亦本性之發非人之所能為也若曰人為則胡不能使木從革而金曲直乎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之施恐皆自吾身始次親次民次物仁恐始於愛身禮恐始於敬身義恐始於制此身之宜智恐始於明此身之禮蓋不愛其身則是自絶故必不愛親而亦無以愛親不敬其身則是自賤故必不敬親而亦無以敬親至於義智皆然妄意如

此不知智是否

身者仁義禮智之主不可書（書字疑當作言）施由此始以有子

孟子之言為仁之本仁義之實者觀之其當自親始可

見矣

孝述妄謂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也竊疑先智次

仁次禮次義且就身言之恐必知此身受形所自而

四肢百骸血氣皆相貫屬吾所當愛然後有自愛之

心知愛之而不忍傷則必敬之而不敢忽愛敬既生

方可裁制其宜以全愛敬之道若獨指心而言亦恐必先知此心至靈至貴為一身之主然後自愛既愛之而不肯甘心放棄則必嚴敬自持而惟恐以慢易失之既愛既敬然後有可得而裁制者蓋愛而失宜則或至枯守不用而為虛無寂滅或只知養護而不能痛自克治反非所以為愛敬而失宜則恐持之太甚而有把捉不定之患反不得其所以為敬此愛敬各有其宜而必有斷制之者然未愛未敬則恐無所

施其裁制之道自暴自棄則又無復莊敬自重之心不知身心之當愛則恐雖傷之而頑然不省豈復有自愛之意區區之愚所以疑是四者之發必有次第而不可紊也若未發之前則四者之體渾然在中不可謂先有此而後有彼但方發之際勢必有序無雜然並發之理然知識一開則餘三者踵乎其後自有不容已者是以既發之後則即其一行之中而四者之實無一不在以其本一理故也若以四時言之則

恐智為冬藏仁為春生禮為夏長義為秋成歸藏者發生之本發生者長養之漸而生長又所以為收成之體也夫四時者五氣之布五氣之生定於其初恐非至此而序生但氣之流布則其序必如是而後可然冬令既行則三時之斷起亦有不容過者是以造化既成之後則即其一物之微而五氣之功無一不在以其本一氣故也以此觀之則仁義禮智合而成行其發之先後亦有可言者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此即前循環之說然說得太破碎又不好且静以養之可也

大學或問云以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云云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考述竊疑人物之性有偏全之異者不知是受得本同但做處不同為復是受得本不同乎按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恐是受得已不同蓋理之在天本只是一箇渾然全體但人物隨形而受故受得

來别人得形氣之正故承當得盡物得形氣之偏故承當不盡偏底物事難為有全底道理孟子集注論生之謂性處云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似亦此意人之形體受盡得這道理所以亦做得這道理盡物之形體受不盡這道理所以亦只隨其所受做得更就其做處言之人得形氣之正故心虚而體全心之知覺便周流貫徹在處通得去形之運動便千變萬化是般做得去是以於其理之

精微知亦知得盡做亦做得盡人之所以可為堯舜可參天地皆為有此體質儘做得但患不為或為之而有不充却無不能之理孟子謂王之不王非不能是不為與所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恐皆是安於不為者物得形氣之偏故心塞而體拘心之知覺便拘礙而不能通形之運動便短狹而不能周是以於此理之本體知亦知得淺狹做亦做得淺狹被形氣局定更開不來所以求為人之所為不得如慈烏父子螻蟻君臣之類若論父子君

臣之道豈止如慈烏螻蟻之為但此二物所知只止此所能亦止此更去不得了就其所得之分言之如此恐又是人與物做得別處然又有可疑者盖物雖受此理不盡若隨其所受而發則仁義禮智須皆做得出來然所舉二物又每物只做得一般道理出不能相兼以通其全如此者恐是物所得之理既不能盡其全體又為氣昏隔在裏面發處復不能充其所得之分劑是則容有得為而未為者此二物又是昏

塞中各有一點明處所以各發得一般道理特特著見於其他道理便全微了至其餘物又或不能爾此可見物之氣禀又自有不齊處此等性命之說固不當妄意揣量然須畧識其梗槩方隨所見寫呈乞賜開示大端使知所向而求之庶乎其畧識矣

既是不曾受得自是不能做得更不須說然橫渠先生亦說人有近物之性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是一理如猫相乳之類溫公集中亦說有一猫如此而加異焉此其賦

性之近人而或過之但為形所拘耳亦可悲也

又云然於其正且通之中又或不無清濁善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孝述竊謂陰陽五行摠其大全而言之則恐同出一本而人物均稟焉所謂人物之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百骸九竅五臟之身是也若别其體則恐一氣之中有偏正兩等而為人物貴賤之分所謂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也至極其變則恐偏正之中

又自萬殊而為人品物品之分所謂於其正且通之中又不無清濁美惡之異故其所賦之質又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者是言人品之異也盖體之既分則固一定而不可易矣然恐是氣之運一息不留所以俄頃之間變為萬狀彼人物之生各隨其所值以為體是固不能齊也但用變而體不變故人之所稟雖或至濁至惡而所謂正且通者未嘗不在而其為濁惡又自是一般與餘氣之濁惡不同以其是正且通之濁

惡故其濁可澄之為清其惡可易之為美既清既美則所謂正且通者即得其本然之正矣鳥獸草木各以類分而每類中又有等色不同然其形聲臭味各不能變其本體則亦與人相似但人能自化物不能自化耳妄意推測如此不知是否

此大槩然矣亦宜并以上章之意推之

孝述謂美惡恐即通書所謂剛柔善惡竊疑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

惡恐屬地清濁屬知美惡屬才清濁分智愚美惡分賢不肖上智則清之純而無不美大賢則美之全而無不清上智恐以清言大賢恐以美言其實未嘗有偏若中庸稱舜知回賢是也下此則所謂智者是得清之多而或不足於美所謂賢者是得剛柔一偏之善而或不足於清於是始有賢智之偏故其智不得為上智其賢不得為大賢雖愚不肖恐亦自有等差蓋清濁美惡似為氣質中陰陽之分陽清陰濁陽善陰惡故其

氣錯揉萬變而大要不過此四者但分數參互不齊遂有萬殊不知是否

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孝述又疑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以復其初也不知是否

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美惡却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

以分也

又云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

云云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因其所發而啓其明

之之端也

孝述竊謂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没故乘閒發見之

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

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此然此

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

子言平旦之氣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謂有讀論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或索之論講而恍然有悟如夷子聞孟子極論一本之說遂憮然為間而受命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汚茍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

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孝述竊疑覺為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

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孝述謹按章句以物格知至為知止意誠以下為得所止又或問以定靜安為知之所以得之故孝述竊疑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之

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六事將然之際如此言之則定靜安慮在知止得止之間似皆有可實之處不知是否

解中似已有此意矣

孝述又按或問云不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又云知是知其至善之所在得是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孝述竊疑知是知之在彼得是得之在我得則心理俱融理為我有得

恐亦只是知不可便指為已止其處但恐知虛而得實才得之則身亦隨之矣妄意如此不知是否

知與得兩事經文可見

孝述竊疑既知之後復有所謂慮而後得者恐知是知之至慮是審之詳夫物格知至則萬理貫通固無不知其至善之所在然恐身有未接則其義理精微容有毫釐之未察或所接之際事復異宜故必於此精加審慮然後始無纖微滲漏之處此知後必慮然

後為審不知是否
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胷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
勘合也
致知在格物
考述竊謂人之本心至虛至靈無所不照但以氣稟
物欲有以蔽之是以其明不能不昏欲開其明須藉
事物之實以運其知思然後其明有可通之理葢
心既有蔽無從下手以開之所以窮究物理者恐是

因窮究其所未知而將此心戞刮擦磨治其麄鄙而反覆往來求出其明是以研窮之深其明必將穿漏而出而物之理亦無所遁矣此其所以能格也伊川先生曰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久自明快其說似皆以為人心之明既有所蔽須即事致思然後其明自出考述恐所謂致知在格物者亦有此意蓋窮至事物之理即所以推極吾之知識也不知是否

理有未明則見物而不見理理無不盡則見理而不見物不見理故心為物蔽而知有不極不見物故知無所蔽而心得其全

孝述竊疑心具衆理心雖昏蔽而所具之理未嘗不在但當其蔽隔之時心自為心理自為理不相贅屬如一物未格便覺此一物之理與心不相入似為心外之理而吾心邈然無之及既格之便覺彼物之理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無不以既

知而有然則所以若內若外者豈其見之異耶抑亦本無此事而考述所見之謬耶

極是

或問云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考述竊謂事為是身之所履善行之著處念慮是心之所發善端之萌處於此考察則心亦不遺可以得理之真實然當事為念慮之時又欲着心考察則是一心二用互有妨礙似難於着力然或問又云人之明德全

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乎此是以汩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孟子集註云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則又似必着意體察然後有見孝述恐所謂考察是此心常常反求不教外馳心存而不外馳則精神知覺常只照管自家步步不離所以事為之形念慮之起自然黙有所見若此心尋常逐外不自管顧則雖間或真心見前亦不知其所發非

是臨時以此心為之而又以此心察之也若齊王愛牛孟子屢發之使反求其所以然却在既發之後儘可着力追求意不相妨恐又與當事體察不同以此觀之則此所謂考察既以當事言則似不可重看考述愚見如此不知是否

不必如此說只是隨處理會是與不是以為取舍向背之決耳

又云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云云雖其規模之大條理

之密若不逮於程子孝述竊謂規模之大條理之密恐如序所論經文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規模之大恐自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貫通處以下四段即是蓋舉其始終全體而言條理之密恐是物必有理皆所當窮以下六段與前所謂讀書論人應事數端即是蓋備夫工夫項目而言之先生謂其為說遠近虚實大小精粗無不兼盡而復分先後緩急恐亦言其條理之密不知是否

只是如此

誠意

孝述妄謂人之本心得之於天初無不善所以有不善者恐是人為逆之也試以動靜驗之靜者天動者人是以靜則無不善動則常有不善使其如伊川所謂動以天焉則恐仍只是善柰何其不全以天而必雜以人遂流於不善今求其實而言之人心未發無為思則其本然之體渾然在此人更不會動着似即

南軒所謂天心者是時安得有不善來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樂記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五性具焉又云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又云心本善恐皆指此心而言也及其既發有思有為即屬之人既屬之人即是氣質為之若質純粹則惟其所發無往不與理俱故本然之性得以順達而無害若有偏駁則其偏駁之發即與理相違至其知思嗜好感物而生者又多求快血氣之私

而不由義理之節故本具焉又每每為所拂害不得沛然順發曩時之善至是遂流於惡矣甚則窮人欲滅天理曩時之善盡反而純於惡中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記所謂感物而動性之欲以及夫好惡無節而天理滅孟子所謂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其可使為不善猶水可使過顙在山濂溪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明道所謂性善猶水之清其繼猶水之流有流至海而終不濁其次有遠近有多少清濁

雖不同然非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伊川所謂其中動而七情出情蕩而性鑿又云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云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先生所謂心體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無不善然亦能流而入不善見邱行文集恐皆指心之動處言也夫靜則善動則有不善是心本善而人每拂之為不善聖人之所以有教衆人之所以有學恐只為此濂溪云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伊

川云學問之道無他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横渠云領惡而全好必由學又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則所謂教所謂學只是去其惡以全其善耳若其緊切着力處只在此心發動之初蓋私欲之根既埋伏在内不動則已才動便牽引起來勢之所必然者真心之發其間嘗有私欲夾雜不能得純一此處雜了前面便流行不去是以必於此處清本正源使人欲淨盡查滓不留則自此以往天理流行

更無梗拂而於其本然者得矣學必以誠意為要竊恐謂此安以或問之意如此推測是否

說得太多然却未見誠字之意

孝述按孟子言上世有見親暴露者其顙有泚而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又云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為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竊以為此等是惻隱之心發得實處楊震莫夜遺之金而不受上蔡自負記問聞明道玩物喪志之譏遂

汗流浹背面發赤竊以為此等是羞惡之心發得實處張湛居幽室必整遇妻子若嚴君竊以為此是恭敬之心發得實處孔子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范氏云是曰是非曰非為直竊以為此是是非之心發得實處人心之發每每如此而無所雜方是誠意若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與第五倫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子有病雖不視而竟夕不眠竊以為此等是意

未誠處不知是否

未親切

孝述妄謂顏子之樂恐在克復之後已過此關克盡己私故日用間是這道理在胷中平鋪地順流將去無分毫私欲為之梗拂故不待勉强作為自無往而不與理相周旋所以觸處皆樂雖行乎窮途逆境亦只如此曾不改吾樂焉曾晳之志恐是其胷中脫洒略無繫累避想其動靜語默之節反覆其所陳之志

似把這道理做家常茶飯相似日用間只如此平平地順行將去似將使萬事萬物各止其所而吾心蕭然畧不用意作為於其間亦見夫此理所以天然自有觸目皆然自可坦然順適不假作為故也如孝述自覺是初學不曾窺見一分半分道理便妄自驚喜把來擡劵行時本不自在間只是分付着意似要於道理上加添些做與這氣象天淵不侔若曾晳可謂真知其為天理但伊川則謂其雖知之而未必實能

為耳漆雕開之未能自信恐是正在此處着力過關未得竊疑其雖未盡見是理自然流行之妙而於本然實體固已識之但恐識認未至真的又自度此心了他未下然亦可見其直要於打鬬處下死工夫勝過去不但及此而遂已也孝述妄意揣料如此不知是否

漆雕開恐不止如此

孝述近來自覺此心分明如有物蒙蔽在内若以存

養言當其放時固是紛紛擾擾全無是處其知把捉
時覺得此心在此不曾從他處去但依舊蕩漾糊塗
蒙蒙然要光不能得光及至忽然清明時方是襟懐
開爽耳目聰明氣象逈别若以窮格言當其求而不
得時固是茫然無入處昏憒之極至反覆尋求以揣
約得大意又依舊覺得隔了一重更發不破又至暫
時看得發時方識認稍明心地方開若以誠意言則
日用間身雖物接而此心頑然不動時是全然昏隔

了有隨接便動時亦有徐徐畧省而後動時動如在親前有愛心在長上之側有敬心但其愛敬意就間發得些又只據見在休了雖欲勉進自是做得來無意味是時心依舊昏有時忽地感悟動得别時其愛直是真切其敬直是嚴畏非有所强而自不能已是時心方大明故存養而至於心地明爽窮理而至於識認分明誠意而至於真心發見如此者極是少三者之中意誠時尤少每日省來覺得白日在夢明道先生所謂

醉生夢死伊川先生所謂未知道者如醉人恐可說此雖知得是夢要教醒只是不能得醒如此者豈非質昏之甚而難開污染之深而難滌耶仰惟先覺憐而教之無使終陷則不勝顧幸

但且着實持守不須如此想象計較作弄恐思慮過當別生病痛

孝述又自覺質弱心極易動日用間才有小小得失便過喜過懼此心全體動了雖欲自家做主更做不

在以至在喧雜繁擾之地多處置不下甚至於亂大槩覺是氣怯而志復無以帥之不知治此病痛孰為要切

只此便是病根前説正慮其如此耳

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没疑於所主蒙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為嗣既没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别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曩時之問正此子

已卒之後孝述遂不曾言及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為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板之題只從弟稱及領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有攝主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孝述為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為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謂嫡孫則廟祭

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即可主祭為須待其成人或少長方可若即可主祭則令日祠板之變固合異日遷廟之稱矣如或未可則令日易從子稱異日復易從弟稱有瀆慢之嫌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板所稱恐亦無害又衆議以為必從幼子主之理勢方順孝述於換栗板日已更稱矣不知是否

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考曾子問諸說可見

孝述又疑幼子若即可嗣主宗祀則異時納主恐即據主祀之子祧遠祖矣若未可主祀且從孝述主之則異時所納之主即為旁親不知旁親當別設位而有祧為復只祔於祖而無祧

納主旁親之說未曉所謂可更詳之

孝述議親十年展轉牽制尚未成畢老母欲令今冬

畢親但先兄几筵未徹老母乃齊衰三年之服復有妨礙然主婚却是叔父欲姑從鄉俗就親不知可否若就畢挈歸凡百從殺衣服皆從素淡不知可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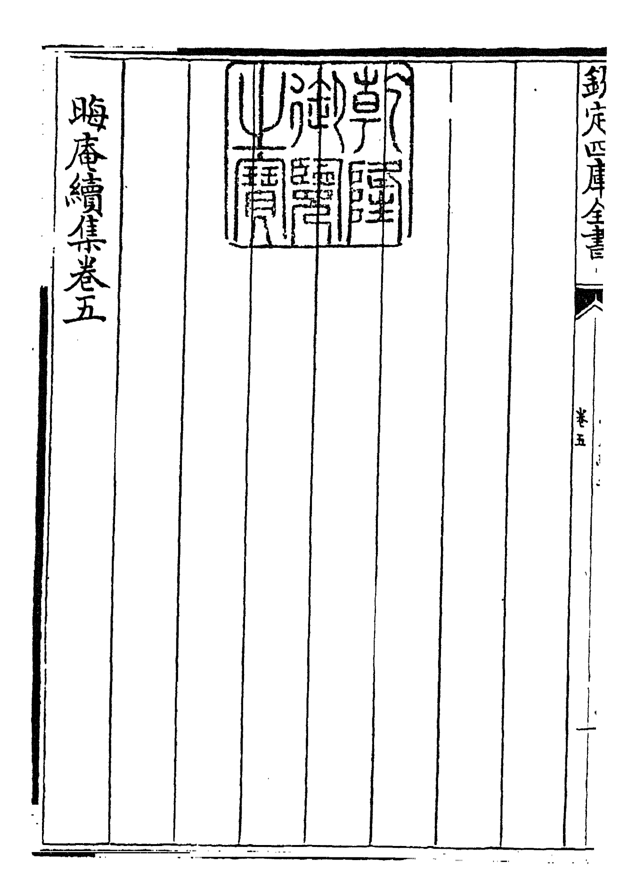
若叔父主婚即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也但母在而叔父主婚恐亦未安可更詳考也

孝述謹按禮婿將親迎父醮而命之今孝述父兄俱没上惟母在旁尊有叔父不知往迎之時當受母命耶爲復受叔父之命耶

當受命於母然母既有服又似難行記得春秋隱二年公羊傳有母命其諸父兄而諸父兄以命使者之說恐可檢看爲叔父稱母之命以命之否更詳之更以上條并考之

孝述又按禮婦盥饋舅姑若舅已沒不知可以叔父受盥饋禮否

叔父無盥饋之文蓋與姑受醴禮相妨也母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要是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耳



晦庵續集卷五